

晒箱时光

毛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似乎再穷的人家都会有一口大木箱,里面装着全家最宝贵的东西。

母亲瞅准一个大太阳,搬出那口红皮箱。她先在屋场院子中央并排放好两条长凳,回屋打开卧室大立柜的门,小心翼翼地最高的那一格,先托着箱底再慢慢抱着箱子,侧身经过房门,缓步把箱子放到两条长凳上。

“哦,妈妈要晒箱了!”我暗暗高兴,我最喜欢母亲晒箱了。这口大红的皮箱,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它方方正正的,正面左右两边各有一组金属锁,轻轻一扭,锁便弹开,发出好听的响声。箱上有些锈斑了,箱子外皮也有些旧了,许多地方还脱了皮,露出白色的衬布。在年幼的我眼里,它可是我家名副其实的宝箱。

母亲在皮箱前站定,并不急于打开箱子,她不知道,一旁的我是多么急切的心情。看母亲那架势,好像要完成晒箱前的一个仪式一样,把箱子全面扫视一番后,微笑着弯下腰,对着箱子正面,双手同时把下两边的金属锁,箱盖“嘭”的一声震动,旁边的我随之往后一躲。揭开盖子来,哇,满箱子红红绿绿的宝贝就大白于天下了,里面的东西多是母亲结婚时的嫁妆。每当这时,我就挪不开眼睛了。随箱子打开的还有迷人的樟脑丸气味,我很喜欢这种气味,这气味只有躺在箱子内的宝贝才配拥有。我平常常见惯了母亲的粗糙,但晒箱时,我能看到母亲浓浓女人味的一面。

只见母亲仔细地一件一件物品拿出来,表情专注又深情,这深深感染了我,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幸福感。她小心地把手里的物件依次搭到箱子边缘上,有布料,有丝绸被面,还有刺绣的枕头套,色彩艳丽的新鞋垫等等。

我贴在母亲身边,大红的丝绸被面,把母亲的脸映得红红的。我猜她一定在回忆自己当嫁娘的那些日子,每一件物品都能让母亲想起美好的过去。

我喜欢在母亲身边问这问那,母亲有时会耐心地告诉我:“这副被套,是我姑妈绣的,你看上面的鸟,简直要飞起来了;这两双鞋垫,是我的邻居花了几个晚上纳成的,她找几个人借了丝线才有的这个颜色;这块缎子被面,是外婆攒了两年的布票买的……”好一个神奇的箱子,简直就是个百宝箱。

箱子里有一匹红绸缎,每年晒箱的时候,我都要多看几眼。有时会趁母亲不注意,摸摸它光滑的面子。母亲一般不让我动手摸箱子里的东西,怕我的小手不干净,又怕我一不留神把东西摔到地上。

这匹红绸缎,母亲早就答应过我,说等我再大一点了,就给我做一条裙子。我不解,为什么现在不做呀,班里好几个同学都有裙子,她们穿着裙子转圈的时候,裙边飘出好大的圆,好看得很呢。

母亲说我个子还太小,裙子会拖到地上,如果做得太短,等两年个子长高了,裙子穿着又小了。总之母亲的决定我又改变了,只有带着遗憾,期待自己快快长高。一直到十岁时,那块红绸布才终于变成了我身上的裙子。穿上裙子的我,欢快地转圈,每天都不想脱下,尽情享受裙子带来的舒服和自信。

晒箱一般不会很久,大约一两个小时。有些东西在阳光曝晒容易褪色。晒过的东西,先放到阴处凉凉,等退了热气,再放回箱子里。这时候,趁机抚摸一下缎子被面,滑滑的,舒服极了。心想:如果自己床上的被窝是缎面的,睡在里面该有多舒服呀!

……

现在很难再看到有人家晒箱了,成衣成鞋,街市上到处都是,随便入手立等可待。也没有谁在家里缝布匹了,乡下的裁缝消失了。晒箱跟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只是那记忆的长河里,温馨的晒箱岁月啊,仍散发着樟脑丸的芳香。

不老的鸢山寨

谭光辉

“一山独耸,如鸾起舞,故名鸢山。”现在做县人说起“鸢山”,指的是鸢山镇,而那独耸起舞的山则被人们叫做鸢山寨。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东坡真的没骗人,从不同地方看鸢山寨,鸢山寨也会呈现不同样子:有时像金字塔,有时像火车头,有时像双峰骆驼,有时像……

鸢山寨脚下以前只有寨下、塘园里、石底塘、石桥上、彭家里和江上几个小屋场。陶坪冲里则是一个荆棘遍地、灌木丛生、野兽出没的荒野之地。“山路日晓行人少,时闻乌鸦树上啼。”山脚下只有一条牛群长期走出来的羊肠小道。鸢山寨周边的老百姓习惯在春天把牛赶到山里,秋末再去山里把牛找回来。

小时候听老人讲过最恐怖的莫过于鸢山寨上“黄斑猪牛”的故事。黄斑跟狼一样,群居,喜欢掏肛。黄斑常常偷偷地跟在牛群后面,行走着,观察着。一旦发现有什么牛落单,就瞅准机会贴上去。这家伙不但口味重,还不讲武德。老虎、豹子、狮子常常从猎物的脖子下口,这死畜生瞅准的却是猎物的肛门。你看它一趴在牛背上,就开始用舌头舔舐牛的肛门……那可恨的牛儿就在一种奇怪的痒痒状态下一步步走向了死亡。

村里的猎户到鸢山寨上打野猪,总有不小的收获,父亲曾调侃说他们家把猪养在了鸢山寨上。据说那猎户的祖辈曾在鸢山寨上猎过老虎和豹子,他们家至今还珍藏着一张漂亮的老虎皮。

上初中时,每个周六中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我们背着书包,扛着装着米的破布袋子,用塑料网兜提着装满菜的罐壶,我们走的是翻越鸢山寨那条小路,结伴而行倒没什么,孤身独往则是一种挑战。天色微明,雾霭蒙蒙,行至山中,想起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至今都让人不寒而栗。

上世纪七十年代,鸢山人民路路蓝缕依山建镇,在寨下与江上之间的陶坪冲里大兴土木,合作社、乡政府、纸厂、医院、邮政所、中学等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了……鸢山寨脚下的陶坪迅速崛起,成为了鸢山公社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电影《山下是故乡》里面常茂赶集的场景就是四十多年前陶坪逢场的原风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鸢山寨与邮政所之间还保留着一栋简易工棚。工棚里陈列着粪箕、锄头、斧头、镐头,还有钢钎、铁锤、土车子、簸箕子;醒目处挂着一块牌子,上面记录着鸢山人民战天斗地开发陶坪的丰功伟绩。

鸢山寨上石头多泥土少,荆棘多树木少。石底塘的石灰厂和鸢山水泥一厂的石料均出自鸢山寨。鸢山中学兴建校舍,放屋脚用的大大小小的石料就是我们上寨上担来的。那时,每周三下午全校劳动,我们干得最多的就是担石料。我们常常几个人一组,到寨上找那些风化崩裂的石块。我们先把大小石块垒成堆,再用粪箕挑到学校过秤。一个下午两百斤石料,运气好的话一个小时可以完成,运气更好的话还可以挑到山楂子和糖罐子。

鸢山寨多崖壁,崖壁间常有卢都树。上学时,经常有诵读生在午休期间带上把红或饭盆偷偷溜到鸢山寨上摘那又酸又甜又湿的卢都子。

初中三年,我们有过秋天登山经历。起点在学校操场,目标是鸢山寨顶。那天下午,天气晴好,万里无云。比赛开始了,同学们一个个像小老虎一样沿着事先规划好的路线疯狂地跑了起来,身后只有呼呼的风声。

“门对鸢山山不老,窗含旭日日常新。”今天,在无人机的镜头里,我们看到的是鸢山寨脚下那一个个交通便利、雅舍林立、绿树成荫、繁花似锦的幸福屋场。

打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采石场打石头。采石场在村后的北山上,在村子里只要抬头就能看到山腰上白花花一片,像是给北山围了一条白围巾。

每天晚上,等姐姐写完作业准备睡觉了,父亲才扛着的帆布包脚步沉重地进了门,正纳鞋底的母亲赶忙溜下炕,手脚麻利地把锅里热的饭菜端出来,父亲边吃饭边跟母亲聊石场的日常:早上放了两眼炮,居然有一眼哑炮,害大白耽误了半响时间。下午拉了四车石料,强子还是年轻,手脚利索,能吃苦,一个月不到就起了一车……吃完饭,父亲生了屋檐下的炉火,隔几天,他就要把钝了的凿子和钎和洋镐等工具,在母亲的帮助下锻打出利刃来。

次日天不亮,父亲又扛起满袋子的工具,把母亲递过来菜水和馍的口袋斜挎着出发了。父亲的工作主要是分解爆破下来的大岩体,再把各种形状的小岩石凿成一尺见方的规整石料,够一整车就让场长联系县煤矿的卡车来拉,一车能挣四十块钱,听父亲说过这些石料运到煤矿是用来垒边坡砌洞的。

有时候家里拌了白面条或菜里添了肉,母亲会早早打发我去给父亲送饭。父亲老远看到我上从陡坡往上走,拿一件棉大衣急急赶过来,应该是又要放炮了。父亲走近我,连拉带扯把我藏到一处陡坎后面,用棉大衣把我严严实实包裹起来,只听几声沉闷的声响,接着是一阵轰隆隆的响动,隔会儿又是一片簌簌的碎石雨,等到周围有了喧哗声,父亲才把棉大衣揭开。

父亲端着饭盒吃饭,我走到他工作的场地里,学着父亲的样子,左手执了凿子,右手举起小锤子锤击着凿



制图/左骏

子尾部,“小心,别伤了手!”父亲惊叫一声。话音未落,我哎呀一下,凿子和铁锤弹落在地上,父亲放下饭盒一步跨过来,所幸没有受伤,只是胳膊疼得半天抬不起来,眼眶蓄满泪水。我抬头盯着父亲:“爸,你打石头不疼吗?”父亲没说话,伸过手来让我看他手上的伤疤,手掌上大大小小十几个,摸着跟石头茬一样咯手,手背上还有一条醒目的长伤疤,像趴着一条狰狞的蜈蚣,让人心里不禁一凉,随即我的眼泪就下来了,父亲搂着我,抬头仰望着北山顶:“你要好好学习,只有出了这北山才有出息……”

我上初二那年,厌学情绪严重,回家吞吞吐吐跟父亲讲“我不想念书了!”父亲瞅了我半天:“那明天就跟我上山打石头!”次日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我拽起来。上了山我跟着父亲

偷电

吴娟

从梯子上慢慢下来了。

“放心吧,弄好了,这个月的电费不会太多了。”李强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辛苦啦,快洗洗手坐下来吃饭吧。”

酒过三巡,侯能来了兴致,开始炫耀起自己的“成绩”来,他说:“这次是把磁线的方向接反,让电表倒转,把用多的度数减去,电费也就不多了。等过段时间我再割伤割伤,改变一下磁线的强度,让电表再走慢点,保证让收电费的电工看不出任何毛病。”李强说自己对电表啥也不懂,只要不多交电费就行。

自从改动了电表,李强夫妻不再为空调的响动而揪心了。但新的顾虑又出现了,他们怕电工看出破绽,心里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有一天,李强的妻子出门去超市买菜,刚一开门就看见了电工的摩托车在路边停着,因为李强家离变压器不远,况且又是夏天,正是用电量高峰,所以电工会经常出现在变压器前检查设备、查看情况。李强妻子看见电工的摩托车停在那里,心里就发怵,她想:毕竟自己家改动了电表,这万一被电工发现了,丢人现眼不说,还要被罚款。

她返回去轻轻地关上门,悄悄地对丈夫说:“你上去看看电表吧?再过几天就该收电费了,你看看咱用了多少度电了,心里先有个数。”

李强从袖斗里拿出一个小本子,查看了上个月的用电底数,搬了个梯子上去看电表上显示的度数。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由于电表倒转,转过头。电表上显示的度数竟然比上个月的底数少了一百多度。李强顿时吓得一身冷汗,慌忙中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了下来,直喊左腿疼,躺在地板上好久时间不敢动弹。

秀花见状又急又气,恼羞成怒地对李强说:“马上打电话,让侯能赶紧过来,把咱家电

表改了,才干了两天骨头像散了架一样,我咬着牙硬撑着。谁知第三天要装车,石场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不管装谁的石料,所有人都要一起帮忙,父亲也喊了我过去,场长走过来跟父亲说:“娃就算了!一块六七十斤,有点难为他!”父亲笑了笑:“娃不念书了……你领导都背石头,他也不能例外!”场长张了张口,再没说话,摇摇头走了。

背石头时,先要把厚麻袋片裹在肩膀上,随后双手背到后面,蹲下来从石头堆上背起一块石头……本来全身已经酸疼无比,等我摇摇晃晃走了几步,脚下一超起,石头就滑落在脚下,我蹲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这时父亲走过来:“起来,快起来!”那时我多么希望父亲还跟儿时那样,抱起我,可他一直站着,连腰都没弯,我抬头望着陌生的父亲,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落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只能趴在炕上睡觉,母亲过来要看我背上的伤势,却被父亲呵斥了一顿。睡梦中,总觉得有块巨石像山一样压在背上,让我喘不过气,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回学校,我不要再上山了,我再不要看到父亲那“狰狞”的脸。

四年后,当我走进大学校园时,才渐渐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上学,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可父亲终究没能等到我大学毕业,在采石场因环境整治关停的第二天春天,积劳成疾的父亲去了另一个没有伤痛的世界。后来每次回老家,一望到村后那高大巍峨的北山,不由得眼里便起了雾,恍惚中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父亲半蹲下身,把一块沉重的石料背起来,摇摇晃晃地朝前走的情形。

鸢山脚下,屋舍俨然

